



世故的尽头 天真的起点

余光中
著

生命是纯净的火焰
世故燃尽，唯留一片天真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世故的尽头 天真的起点

著 余光中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故的尽头 天真的起点 / 余光中著. -- 北京: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9.3
ISBN 978-7-5596-2909-8

I. ①世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14340 号

世故的尽头 天真的起点

作 者: 余光中

总 发 行: 北京华景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策 划: 阿 芒

责任编辑: 李 伟

版式设计: 张 敏

责任编辑: 赵 娜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74 千字 690 毫米 × 980 毫米 1/16 15 印张

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2909-8

定价: 48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3638551

诗人与父亲

余珊珊

1993年初，长子出生，父母远道从地球的那一端赶来纽约，在白皑皑的雪景里，迎接家中的第一个外孙。数月之后，父亲写了《抱孙》一诗，让我感而动之的，不仅是他的获孙之喜，还有他在诗中带出我降世的情景：

宛如从前，岛城的古屋

一巷蝉声，半窗树影

就这么抱着，摇着

摇着，抱着

另一个初胎的婴儿，你母亲。

就这样，一个男婴诞生，在我初为人母之际，不仅让我贴身抱住满怀的生之奥妙，也让我品尝了三十五年前，另一对父母所历经的那一片心境。读罢此诗，热泪盈眶之际，我蓦然醒悟，一种看似清淡的关系，背后其实有着怎样的记忆。而一种关系似乎总要和其他的关系相互印证，才能看得



清明透彻。

父女数十年的相处，一篇文章怎么说得清！更何况是如此的诗人父亲。而所谓清淡的关系，其实也只是自我赴美求学以后。来美至今已十有三年，而初到堪萨斯州读书，于狂热西方中世纪、文艺复兴、塞尚与毕加索的艺术史之余，只能偶尔在图书馆的中文报刊上与父亲神交一番，但即使这样也是奢侈的。只有在赴美翌年，父母相偕来美，探察在美的三个女儿。去密歇根看了佩珊后，我们即和幼珊四人一车长征从俄勒冈至加州的一号公路。但毕竟两地相隔后，和父母团聚的日子总共不超半年，而和父亲的就更少了。家书总由母亲执笔，报告身边大小事务：而通越洋电话时，也总是母亲接听居多。然而每教我哽咽不能自己的，总是接获父亲手书时。在他那一笔不苟的手迹之后，是平时难以察觉的感情，似乎他的大喜大怒，全浓缩到他的文字之中了。

初识父亲的人，少有不惊讶的。在他浩瀚诗文中显现的魂魄，俨然是一气吞山河、声震天地的七尺之躯。及至眼前，儒雅的外表、含蓄的言行，教人难以置信这五尺刚过的身材后，翻跃着现代文学中的巨风大浪。但他将近一甲子的创作力和想象力，又让人不得不惊诧于那两道粗眉及镜片后，确实闪烁着一代文豪的智慧之光：许多朋友就曾向我表示“你父亲实在不像他的文章！”至少他假想成真的一个女婿就这么认为——我的先生即戏称他为“小巨人”。父亲那种外敛而内溢的个性中，似乎隐藏了一座冰封的火山，仿佛只有在笔端纸面引爆才安全。

然而能和书中的父亲相互印证的一件事，就是父亲坐在方向盘后面时，时常觉得他像披着盔甲冲锋的武士，不然就是开着八缸跑车呼啸来去的选

手。这倒不是说父亲开车像台湾那些玩命之徒，而是他手中握的是方向盘而不是笔时，似乎凭借的更是一种本能，呼之即出而不再有束缚。在父亲《高远的联想》《噢呵西部》那几篇文章中，已有最好的描写。而每游欧美，父亲最喜的仍是四轮缩地术的玩法，不只在壮年如此，更老而弥坚，一口气开个七天七夜才痛快。只记得十年前游加州一号公路，那条蜿蜒的滨海之路不但由父亲一手驰骋而过，且是高速当风，当时只觉得在每一转每一弯的刹那，车头几乎都要朝着崖边冲去，只觉心口一阵狂跳，头皮不停发麻。你要问后来呢？那当然是什么事也没有，只是那眼前的胜景，当时全不暇细看。

其实我们四姊妹小时候，父亲在坐镇书房与奔波课堂之余，也常与我们戏耍讲故事。爱伦·坡的恐怖故事在父亲讲来格外悚然。他总挑在晚上，将周围的电灯关掉，在日式老屋阴影暗角的烘托下，再加上父亲对细节不厌其烦的交代、语气声调的掌握、遣词用字的讲究，气氛已够幽魅诡异的了，而讲到高潮，他往往将手电筒往脸上一照，在尖叫声四起时，听者讲者都过足了瘾。他也常在夏夜我们做课时，屏息站在我们桌前的窗外阴森而笑，等我们不知所以抬头尖叫时，即拊掌大笑。这方面，父亲又似顽童。

1971年，父亲应美国丹佛寺钟学院之聘而前往教书。那一年是他较为悠闲的一年，远离台北，教职又轻，大大满足了我们父亲角色的需求。那一年，我十三岁，刚上初中，在离家十分钟车程的一所公立中学注了册。自此，每天早上即由父亲开车送往。在那十分钟之内，我们通常扭开收音机，从披头士、琼·贝兹一直听到鲍勃·迪伦。当时，越战尚未结束，却已接近尾声，不像我们1966年经过加州时，满街长发披肩的嬉皮士，大麻随处可闻，我虽只有八岁，却在满眼惊奇中感到某种弥漫人心的气氛。回台北



后，父亲力倡摇滚乐，不仅在其动人心弦的节奏，更在其现代诗般的歌词。此后，我却对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有一种莫名的认同，这实在是因为曾经亲临其境。

西出丹佛城的阳关，回到台北故居后，似乎一切又走上往日的轨道，上学的上学，上班的上班。父亲又开始陷入身兼数职的日子：从教授、诗人、评审、译者、儿子到丈夫，而“父亲”在众人瓜分下，变得只有好几分之一。我常想，一个人要在创作上有所成就，总要在家人和自我间权衡轻重。在父亲数十本的著作后，是他必须关起门来，将自己摒于一切人声电视机车应酬之外，像闭关入定，牺牲无数的“人情”，才能进入自我，进入一切创作的半昏迷状态。父亲写作时，既不一烟在口，也不一杯在手，凭借的全是他异常丰富而活跃的脑细胞。然而追在他身后永无了断的稿债演讲评审开会，也常教父亲咬牙切齿，当桌而捶。有时在全无防范下，他在书房里的惊人一拍，常使我们姊妹的心为之一跳。只听见他在书房中叫道：“永远有做不完的事，永远有找不完的人！”然而他从不当面推辞，宁可骂过之后又为人作序去也。习惯之后，我们也觉得好笑。父亲每天几乎总伏案至深夜一两点，写毕即睡，从没听说他患过失眠，也没见过他晚起。而他的睡姿有如卧倒的立正。仰面朝天、头枕中央，双臂规规矩矩地放在两侧，被角掖在下腭，有如一个四平八稳的对称字。我们姊妹常觉得这实在不可思议，却从来没有问过母亲觉得如何。

父亲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的那十多年，我们全家住在大学的宿舍里。宿舍背山面海，每天伴我们入眠的是吐露港上的潋潋、八仙岭下的渔灯，而人间的烟火似乎都远远隐遁在山下了。我们姊妹当时渐近青少年的尾巴，虽

仍青涩稚嫩，但在餐桌上有时竟能加入父母的谈话。视父亲书桌上的文稿而定，他的晚餐话题会从王尔德转到苏东坡再到红卫兵，有时竟也征询我们的意见。我记得父亲某些散文的篇名就是我们姊妹一致通过的。我们当时对中外文学都极为倾心，也略涉一二，偶然也提些问题，表示看法，而和父亲不谋而合时，即心中暗喜。与此同时的是访客的精彩有趣，常吸引我如磁石般定坐其间，聆听一席席抛球般的妙喻，或一段段深而博的高论。然而在我如一块海绵，将触角怒伸、感官张开而饱吸之际，隐隐地，几乎自己也无所觉的，是有某种不安、某种焦虑，觉得这种幸福是一张漏网，网不住时间这种细沙，在其无孔不入的刹那，一切将如流星般逝去。

而在我长大成人，远到异国开辟另一片疆土后，常觉从前恍若隔世，眼前既无一景可溯以往，亦无一人能接起少时。不但先生是在新大陆相识的，一双子女更是在新大陆出生的。生命变得有如电影的蒙太奇，跳接得太快太离奇，从一片景色过渡到另一片，从一群相识衔接到另一群时，这之间是如何一环环相连扣的呢？有何必然的脉络、有何永恒的道理可循吗？而在追溯到起点，在极度思念那远方的一事一物而无以聊慰时，我拿起了父亲的诗集。在以前忽略的那一字一行间，我步入了时光的隧道，在扑面而来的潮思海绪里，我不但走过从前的自己，还走入一个伟大的灵魂，一个民族、一个时代的记忆。那是从旧大陆南迁而来的最后一批候鸟，带着史前的记忆，在季风转向而回不去的岛屿，一住就是一辈子。好在，今风势已缓，候鸟不但纷纷探首，亦个别上路，只有一种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的惘然。其实，于殷勤回归之际，这片岛屿已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，无论有形的、无形的都已根植在这块土地上，成为照眼的地标。



我在父亲的诗文中，找到这种失魂的呓语，一种移居他乡的无奈。然而在铅字中反映出来的，却渐由无奈而接受而投入，追昔抚今，成为另一种乡愁。而我，我如今不也在新大陆上思念那海岛的人与物、我的童年吗？只不过物换星移，中间差了一代罢了。我仿佛随时可以回去，却又不能真正地回到过去。于是，我有些了然，有些伤痛，又有些释然，像我父亲一样。毕竟，宇宙的定律是不轻易改变的，而血，总是从上游流到下游的。

1998 年夏



山下绿丛中，露出飞檐一角，惊起当年旧梦，泪向心头落。



去吧，但愿你一路平安，桥都坚固，隧道都光明。

CONTENTS

目录

世故的尽头 天真的起点

第一辑

在生命里从容漫步

从从容容地过日子，看花开花谢、人往人来，并不特别要追求什么，也不被「截止日期」所逼迫。

假如我有九条命 / 002

多看他人，多阅他乡，不但可以认识世界，亦可以认识自己。

我的四个假想敌 / 006

“喂，告诉你，我姐姐是一个少女了！”

你的耳朵特别名贵？ / 013

愈是进步的社会，愈是安静。

沙田山居 / 016

山是禅机深藏的高僧，轻易不开口的。

花 鸟 / 020

无所不载无所不容的这世界，属于人，也属于花、鸟、虫、鱼。

绣口一开 / 027

动听的演讲宁短勿长。

朋友四型 / 030

被选，是一种荣誉，但不一定是一件乐事。

独木桥与双行道 / 033

一个没有“代差”的社会，必然是死气沉沉、十分闭塞的社会。

一笑人间万事 / 037

一声豪笑抵得过一万句推理。



第二辑

在时光中畅快漂泊

一眨眼，算不算少年？一辈子，算不算永远？
一片大陆，算不算你的国？一个岛，算不算你的家？

逍遥游 / 042

是的，这是行路难的时代。

九张床 / 049

一张比一张离你远。一张，比一张荒凉。

木棉之旅 / 056

当它满枝的红葩一齐烧起，春天所有的眼睛全都亮了。

风吹西班牙 / 063

上面总是透蓝的天，下面总是炫黄的地。

山国雪乡 / 075

一入瑞士，就觉得这国家安详而有条理。

海 缘 / 091

爱海的人，只要有机会，总想与海亲近。

南半球的冬天 / 112

旭日怎么还不升起？霜的牙齿已经在咬我的耳朵。

第
三
辑

与伟大的灵魂对话

你
知
道
你
是
谁
了
，
你
放
心
。
你
知
道
你
不
是
谁
，
你
幻
灭
。
你
知
道
你
是
谁
，
你
忧
郁
。
你
知
道
你
不
是
谁
，
你
恍
惚
。

艾略特的时代 / 120

我们所谓的开端常是结尾，而结尾常常只是开一个端。

凡·高的向日葵 / 127

向日葵苦追太阳的壮烈情操，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志气。

用伤口唱歌的诗人 / 133

一位诗人的所谓“主观”，仍然要受环境“客观”的影响。

诗的三种读者 / 143

读者赏花。学者摘花。诗人采蜜。

诺贝尔文学奖 / 146

诺贝尔文学奖实在应该视为西洋文学奖，而非世界文学奖。

钞票与文化 / 150

一个国家愿意把什么样的人物的放上钞票，正说明那国家崇尚的是什么样的价值。

书斋·书灾 / 156

谁要能把自己的藏书读完，一定会成为大学者。



第
四辑

何曾千里共婵娟 / 164

中秋前夕，善写月色的小说家张爱玲被人发现死于洛杉矶的寓所。

望乡的牧神 / 168

那年的秋季特别长，我一整夜都浮在一首歌上。

没有邻居的都市 / 183

并非我背弃了台北，而是台北背弃了我。

寂寞与野蛮 / 190

文化的体现在于生活。

听听那冷雨 / 193

一位英雄，经得起多少次雨季？

仲夏夜之噩梦 / 200

死亡惯于激发并调准我们的回忆。

樵夫的烂柯 / 213

过去的时间有如冥钞，未来的时间有如定期支票，你只能使用手头的时间。

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/ 215

去吧，但愿你一路平安，桥都坚固，隧道都光明。

记忆像铁轨一样长
那平行的双轨一路从天边疾射而来，像远方伸来的双手，要把我接去未知；不可久视，久视便受它催眠。

从从容容地过日子，
看花开花谢、人往人来，
并不特别要追求什么，
也不被「截止日期」所追迫。

在生命里从容漫步

第一辑
DI YI JI

假如 我有九条命



多看他人，多闻他乡，不但可以认识世界，亦
可以认识自己。

假如我有九条命，就好了。

一条命，就可以专门应付现实的生活。苦命的丹麦王子说过，既有肉身，就注定要承受与生俱来的千般惊扰。现代人最烦的一件事，莫过于办手续；办手续最烦的一面莫过于填表格。表格愈大愈好填，但要整理和收存，却愈小愈方便。表格是机关发的，当然力求其小，于是申请人得在四根牙签就塞满了的细长格子里，填下自己的地址。许多人的地址都是节外生枝，街外有巷，巷中有弄，门牌还有几号之几，不知怎么填得进去。这时填表人真希望自己是神，能把须弥纳入芥子，或者只要在格中填上两个字“天堂”。一张表填完，又来一张，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各条说明，必须皱眉细阅。至于照片、印章，以及各种证件的号码，更是缺一不可。于是半条命已去了，